

吉祥村耍老社火

李亚军



春日热闹非凡，让人不由得想起陕西西安吉祥村的老社火。

老社火早先有讲究：五年一小耍、十年一大耍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好事大事多，很多人高兴得坐不住，便年年张罗社火。腊月里，人们就开始谋划，到了年跟前，先是在自家村里热闹，敲锣打鼓，后来就变成了打“过家鼓”，到周围各村去逗场子。大家常常一拍即合，随即选定日子，各村管事的到南寺里碰头，商量什么时候耍、耍多大，就把社火大事定了下来。

管事的人一回村就马上动员“老社火头”，请老把式，最重要的是集资。锣鼓队提前一晚到出资的人家门前敲一阵，做个预告。第二天早上，浩浩荡荡一大群人再到这些人家门口，先敲锣鼓拜年，再伸手要钱。有人事先通报捐款的标准是多少，高兴了可以多出些。钱落实了，就会有更多人加入，成立相关的“任务小组”：有人打开老仓库，取出戏服、床子、旗子和旗杆；有人把自家孩子领来，争当“社火娃”；能做“导演”的人便拿着本子，一个台子接一个台子地捋分人、安排事……

村里有手艺的人平常都猫着，有活动时才站出来。划旱船的人会绑架子、糊船身，组队搞排练，有时还得编唱词。耍狮子龙灯是个技术活儿，村里后生们得跟着大师傅上阵。踩高跷常常会伤了腿脚，却总有人跃跃欲试，其中不乏大姑娘小媳妇。人数最多的是仪仗队，每家都要出一个人，扮上相，显精神。



行看东关街

刘干

早就听说，江苏扬州有座1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街——东关街。正值春日，我便自驾去一探究竟。

车停在东关街头古运河畔，下了车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城楼上“东关”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目测城楼高度大约有二三十米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

穿过城门，就是东关街。街道不算宽，各色铺子沿街排开，各色手工艺品和美食琳琅满目，比商品更多的是摩肩接踵、鱼贯前行的游人。

由东向西漫步，我见到了与苏州曲园相当的逸圃、清代私家园林个园、盐商何莲舫的壶园以及李长乐故居；进了广陵书院、安定书院

社火耍的是老把式，扎芯子、搭亭子、打脸子。所谓扎芯子，是把芯子又稳又巧地固定在特定主题的桌上，再用戏服包裹芯子，做出人物和故事画面。所谓搭亭子，搭的是可移动的一层或多层戏台。大号亭子过去全靠人抬，既要好看结实，还要能抬得动，这就需要手艺人挖空心思。亭子上，用青花碗碟粘起来的碟花和吊碗花，是吉祥村人的一绝。他们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建筑手艺用到这上面，不断出奇出新。亭子在行进中，这些瓷做的“花”，晃晃悠悠，叮叮当当，引人注目。所谓打脸子便是化妆了，负责化妆的老人平时看着五大三粗，他们拿惯了锄头的双手却能化出娇艳欲滴的妆。

万事齐备，只欠东风。社火正式开业的前一天，大家齐聚社火场，在各村的大本营祭神祭祖，特别要祭风神，祈求有个好天气。每个村子立一个高杆，顶上挂着本村的大旗，中间有两三个方斗，五色的纸上，分别写着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等吉祥话。两个方斗代表社火耍要两天，三个方斗则意味着耍大耍三天。

到了正月十五前后，吉祥村便沸腾起来。一大早，其他村子的人赶过来，选好地方，边等边聊。十点钟，随着几声炮响，一长串的队伍走来了：高头大马走在最前边，一人牵马一人骑，骑马的人穿红挂绿，脸上抹成戏里的丑角样，还戴

着礼帽墨镜。他们负责踏场子，把拥挤的人群扩开来。紧接着，踩高跷、划旱船、耍狮子龙灯的纷纷出场，尽情表演，赶在正戏前先声夺人，赚够眼球。

正戏开始了。社火队伍的前面常常是五六个芯子，中间两三个中等规模的亭子，最后一个“巨无霸”压阵。表演内容多是老戏的片段，也被人称为“哑巴戏”。芯子到了人多处，还会现场“变花”：有时放鸽子，有时放鞭炮，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这时旗手们便护着“社火娃”，在高空中换了衣服和扮相，直叫众人称奇。芯子、亭子过去都靠人抬，后来全部改用拖拉机和汽车拉。大亭子像国庆观礼的彩车，一路浩浩荡荡过来，甚是威风。

看社火的人，有单纯来看热闹的，有顺便做生意的，有见面谈事



在人们的苦心经营下，东关街成为扬州著名的商贸集散地。“广陵风物久繁华”，在街上穿行，仍能依稀窥见旧时扬州城内的热闹。

东关街突出的特点，就是街巷狭窄幽深，纵横交错。街上布满了老字号店铺，如建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、1830年的谢馥春香粉店、1901年的夏广盛豆腐店、1909年的陈同兴鞋子店和1912年的乾大昌纸店等。这些百年老店，至今依然经营红火，见证着东关街的商业之盛，绵延着老街的繁华气韵。

东关街最得游人喜欢的，是好吃与好玩。吃，当然要数扬州炒饭、蟹粉狮子头、扬州盐水鹅、千层油糕、三丁包子、翡翠烧麦等特色美食，直教人想起来就垂涎三尺。

逛了一会儿，饥肠辘辘，我便钻进街边的震泰香粉店，要了一碗香辣粉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粉送到面前，还附赠了一碗紫菜蛋汤。我边品尝边环顾店堂，见身旁逍遥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，手捧紫砂茶壶，对着壶嘴有滋有味地吮茶。我问道：“老先生，这香粉店有多少年头了？”老先生不无自豪地说：“这么说吧，别看我快80岁了，论岁数论资历，我都是它的‘晚辈’。”他满脸的皱纹像是藏满了故事，谈笑间皱纹一舒展，便抖落出古街的历史。

离开香粉店，再往前便是东关街的街尾了。正是夕阳欲下之际，东关街之行也告一段落。路过城楼，我意犹未尽，登上城楼，眺望老街：华灯初上，街道两旁橘黄色的旗帜招展着各自名号，屋檐下成串的红灯笼顺着长街向远处延伸，一波又一波的人流慢慢涌动……

驱车返程，望着车窗外渐渐退后的东关夜景，我愈发觉得这份独属于老街的魅力与浪漫，妙不可言。

左图：江苏省扬州市东关街挂起红灯笼，吸引游人前来逛街休闲，感受古城老街韵味。

孟德龙摄（人民图片）

的，也有恋人一起压马路的，有看有吃，有玩有乐。社火群里不时有鞭炮声响起，旁边搭拐子的人，会把一条红绸巾举起来，挂在某个“社火娃”的肩上，以示吉祥。这些娃们早化好妆，被绑着站到空中一两个小时，给他们披红的多是亲威。

最大的亭子过来时，全场人都兴奋起来。有一次演的是“花亭相会”，一层的大堂里高坐一人，侧立两人，平台上有四五个执事；二层的阁楼里三四个人似乎正在讨论着什么，有举手道白的，有左右征求意见的，还有点头示意的；三层的亭子间，一对男女站在窗前，男的手握折扇，女的打着荷花灯，两个人浅笑盈盈，频频向观众示意，赢得一路掌声。

大亭子的重头戏一过，一个村子的表演就告一段落。人群三三两两散去，评论着刚才的社火，买些小摊上的零嘴儿，等着下一个村子表演。为了留住观众，各村都把更精彩的节目放在后面，有时还会放话出来：“明天的社火更生猛！”

老社火被新一代当宝贝传承了下来，还加入了新技术和组织方式，现在的社火比过去更加精彩和壮观。

左图：陕西省西安市永兴坊景区表演传统社火。

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

下图：参加社火表演的小朋友对镜查看妆容。

汪艳摄（新华社发）



行天下

从同伴们的欢呼中醒来，车窗外已是重庆涪陵大木乡。阳光从道旁树梢间斜照进来，我们已投身花谷。

弃车步行，以密密的踏步声，簇拥眼前这片花海。花朵是大木的名片，它们仿佛正用呼吸和眨眼的频率，一步一现、一寸一行地渐次开放起来。俯下身来，颜色闯入瞳孔、话题和相机，攀入掌中，鼻间有痒痒的湿意。

大木的花和想象中不同，它大大咧咧，一点也不矫饰，同城市里的花性格迥异。城市里的花多是老实地待在花盆中，安安静静地侧立道旁，规矩地囿于方圆；但大木的花却宛如跳脱的孩童，手足一掌泥，野性落地生根，从山脚钻向山坡，从林地蹿入田埂，一下没了影儿，一会儿又浮现。高山和林坡起伏的地势，于赏花的视线和脚程而言便不再是负担，反倒生趣。

站在高处放眼望，一瓣瓣田野安逸地藏匿在花丛中，一座座房屋舒适地窝拥在山林里，显得清新且从容。山中的布谷鸟一唱，谷中的春天便更加动听起来。

我们坐在池塘边的平垄上，野餐



过半，开始聊天和拉二胡。花朵们精灵得很，不意凑向我们脚边，悄悄张开花瓣，如举耳倾听。它们似乎听得懂，借着微风掩护，不时弯腰点头，如阵阵附和。

花，让眼前的视界变小了，只余下一座乡村，一块田地，一缕乐音，一小撮人，一个春风沉醉的下午。

“谈”唱结束，花也尽然盛放开来。我们的脚已经歇足，是时候奔向下一个站点。

青色的石板缓入林间，我们紧随其上，视线被拉上了一道绿色的窗帘。松林中，阳光似星光般斑斑点点，洒水似地散在脚边，与不知名的花朵照面时，宛如随着漆黑舞台上的一束追光，看到了美人的熠熠神采。墨绿丛中的红与蓝，也因此显露出别样的娇艳。我们在松林间散尽饭后的慵懒，偶尔抬头透过树木的指缝仰望蓝天，林子与天空如壁画般在头顶延展，青翠深远。置身此间，无问春

夏，心安自然。

在一片尚是青绿的薰衣草地前，一株提前吐蕊的紫色微苣映入眼帘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全家人曾一起追过

一部电视剧，剧情中也有一片茂盛的薰衣草海。尽管家中是黑白电视机，辨不出花朵本来的颜色，但家人们合围的欢笑温馨犹在心头耳畔，使我对这种植物心生眷恋……而现在，素有“东方普罗旺斯”之称的大木花谷尽在眼前，春天渐显光热，浪漫已见开端。

这个山谷，不免让我生出一股归乡的情愫。

在农家院中，乡亲们见我们来了，早已搬来桌凳，大家围着地坝满满地坐了一圈，喝喝茶，摆摆龙门阵，好像一家人过年。

看着眼前的春色斑斓，听着乡亲们口中越来越好的日子，大家对生活的热望不正像这些花吗？于一年之春萌芽，争春光不避灿烂，洒脱恣意又生机盎然，予平凡人非凡的希望与温暖。

上图：大木花谷的百合盛开。大木花谷景区供图

游赏梨花源

陆向荣

梨花源之行，自然是去看梨花。梨花源位于云南巍山的马鞍山乡，舒展在三胜村梨园河畔的山坡上。车刚翻过山岭，一坡坡、一树树如雪的梨花便迎了上来，让人眼前忽然变得明亮起来。

就在一周前路过这里时，我看梨树们都还铁青着脸，一副冷峻模样。当时我还暗暗担心，道路施工的灰尘会不会遮蔽了花芽、耽误了花期？现在看来，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。车窗外，山坡上，溪流边，梨花已经开得挤挤挨挨。那么多的梨花，用力吮吮春天的阳光雨露，开成了一片洁白的花海。

一听说梨花源的梨花开了，谁还能坐得住呢？不少人结伴而行，扑进花海。



来”，跳起欢快的舞蹈，喜悦的笑容间写满对幸福生活的憧憬。

透过梨花间的缝隙，一幢幢漂亮的小楼隐约可见。在一个小山包上，我见到了正在给梨树疏花抹芽的刘美仙。现年50岁的她和丈夫回乡种植红雪梨，如今已种下70多亩，其中50多亩挂果喜人。“看今年的雨水和长势，估计收入可达10多万元。”她的言语中充满自豪，枝头盛放的梨花，仿佛也为她的人生带来怒放的花季。

在清澈的梨园河边，钓鱼爱好者们休闲垂钓，还有食客正在用餐。万亩梨花的盛开，让当地村民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“这段时间最受欢迎的是梨园里养的生态鸡、游客们自己钓上来的生态鱼以及棠梨花、马桑花、树头菜制成的野菜。”现年43岁的村民李家升，不仅靠种梨树增收致富，还看准了村里举办“梨花节”吸引游客的契机，办起了农家乐，每年又增加了近10万元的收入。

花忙，人忙，还有一种小动物也忙——身材小小、数量庞大的蜜蜂。蜜蜂是梨花的好伙伴，梨花的芬芳香远益清，蜜蜂们便在其间辛勤采蜜传粉。它们跳着圆舞曲在花间精心挑选，闻一闻，转一转，这枝不行，那枝不要，只采撷最精华的梨花蜜粉。

春风吹来，枝头摇曳，梨花瓣轻轻飘落，好似仙女散花，又如一只只白色的蝴蝶翩翩起舞。满满地都是梨花的花瓣，树叶上也有，枝杈上也有，就像是下了一场浪漫的春雪。

看着梨园河畔花飘雪的美景，我在一株梨树下忍不住唤道：“老板，来杯酒！”老板应声，端出一杯红雪梨酒，甜甜，清香……

我想，这不仅是梨花的香气，也是彝家人甜美生活的香气。

左图：云南省巍山县古城村风景如画。

张树禄摄（人民图片）